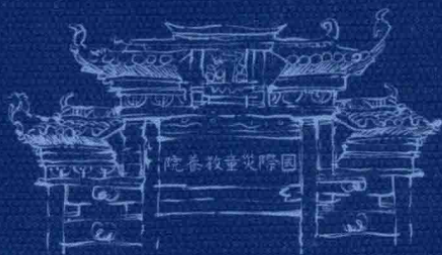


人间有大爱，桃李育芬芳。
艰难时世中一对夫妇点亮
的微光，足以振奋一个
民族的未来。



难童求学记

献给苦难岁月里
所有顽强成长的孩子们

· 荣荣 /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难童求学记

献给苦难岁月里
所有顽强成长的孩子们

• 荣荣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难童求学记/荣荣著. — 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342-9625-3

I. ①难… II. ①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9557 号

难童求学记

NANTONG QIUXUEJI

荣荣 著

责任编辑 王宜清

文字编辑 王 苗

装帧设计 大米原创·工作空间

责任校对 冯季庆

责任印制 姬江松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1300mm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52000

印数 1—30000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42-9625-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序

◎ 荣 荣

2015年7月2日下午，我终于见到了令我敬仰已久的一位老人。

他坐在那里，腰板笔挺，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声若洪钟，看不出已高寿91岁。

作为应邀前来奉化参加“国际灾童教养院陈列馆”开馆仪式的嘉宾，他与我们聊得最多的，就是在国际灾童教养院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说：“教养院是我的再生之地，在这里，我与六百名流离失所的战争难童重新拥有了一个家；在这里，我们吃饱饭，穿暖衣，读书识字；在这里，我们受到了爱国主义和抗日教育的最好启蒙。”他特别强调，教养院的教师队伍人才济济，他们不计报酬，热心教学，视每一个难童如己出；难童们牢记国恨家仇，满怀感恩之

心，刻苦学知识学做人，同学之间无私互助。院童们从教养院走上社会后，遍布祖国各地，但无论是谁，都因受惠于最初的教养院教育，而成为坚定的爱国者，无一不为祖国的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他的谈吐中清晰地凸显了对那段岁月所怀有的一份饱满而温暖的情感。这份情感，有着“爱国，感恩，抗争，不屈，忘我，奉献”等内核，主导并贯穿了他一生：硝烟密布的战场上，让他成为铁骨铮铮的战士；和平岁月，让他成为建设大军里的排头兵。

——他叫焦润坤。

2014年7月7日，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这位新四军老战士会同另一位国民党抗战老兵，与习近平主席一起为“独立自由勋章”雕塑揭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焦润坤老人着重提到了他的求学生涯，这让七十多年前曾赫赫有名的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又一次成为新闻风暴眼。几家颇具影响力的报纸进行了大幅报道：当年爱国实业家竺梅先先生倾尽自己所有财力物力心力，与夫人徐锦华一起，为救助六百名战争孤儿，同时也为了培养一批能报效祖国、驱逐外敌的新生力量，

创办了奉化国际灾童教养院……

作为当年的院童，焦润坤老人这样评价心目中的竺梅先先生与徐锦华女士：当日寇的铁蹄践踏中华大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竺梅先先生和夫人徐锦华女士挺身而出，捐巨款，办伤兵医院，收养灾童，倾家荡产支援抗战，最后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说：竺梅先夫妇的身上闪着慈悲、仁厚、博爱、正义的人性光芒，他们不仅是普通的爱国慈善家，更是民族觉醒的一个象征。

说到这里，他轻轻哼唱起当年教养院的院歌，眼神顶真中带点顽皮，仿佛时光倒流，从一名严肃的老战士回到了他的院童时代。在后来的大半个年头里，当我根据大量院童回忆录及对几位院童的采访笔记，写作这部长篇小说时，耳边时常会响起焦老先生哼唱的院歌。起先是他一人，声音低低的，听着听着，慢慢地，几百个声音汇拢成一条雄浑又高亢的时光河流，而我仿佛置身其中，成为院童中的一员，在教养院里亲历他们的成长……

目 录



爹爹, 您的腿呢?	1
奔逃的羔羊	14
好吃的泥巴	28
爹娘啊, 儿子有书读啦!	39
小服务社开张啦!	51
我们不做逃兵	61
恐怖的疟疾	71
手套党也是党	86
读书才是一等一的大事	99
万恶的疥疮	114

生于忧患才能死于安乐	125
谦让的糖水	138
敲瘪的火油箱	146
粮食是头等难事	159
为啥毕业的不是我们	169
鬼子来了	181
危险的办粮路	190
竺院长,您不能走!	201
宁愿解散, 也不叫我的小囡做汉奸的工具!	217
我们抗日去!	231
后 记	242



爹爹，您的腿呢？

北站沦陷，战火纷飞。从南站坐火车离开，成了百姓逃离上海的重要途径。

逃离，逃到没有战火的地方去，似乎也是千百年来手无寸铁的百姓应付战乱的无奈之举：国家那么大，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战火蔓延不到的地方。逃，先留条命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什么是青山，命就是青山。

逃难的洪水奔腾着涌向车站，每个人都神情惶恐，身上大包小包的行李，让他们看上去更像一只只仓皇奔命的蚂蚁。三四米宽的站前道，被人与行李堵着，堵成一支凝滞的逃难队伍。偶尔有人找了辆汽车相送，对不起了，那也得在二三里地外下车，再想往前拱，就得往人墙上碾了，你将喇叭按得山响也没用。而那些雇了黄包车前往车站的逃难客，每每想更往车站里进一点，铁车柄就会戳痛别人的腰，引来一场或大或小的

争吵。在惶恐的驱使下，逃难的人挑着驮着巨大的行李，已麻木得不知道什么叫累。他们焦躁地等着下一列火车进站，将他们运向远方。而远方在哪里，抵达后又会怎样，他们心里也没什么谱。很多人甚至没想好落脚地，只是胡乱买一张前方某个站点的车票，离开这里再说。

他们心里嘴里无数遍地狠狠诅咒日本人，盼着中国军队快点将他们打回老家，但总有两种矛盾的想法在他们心里吵架：一种是弥漫在内心的悲观情绪，觉得日本人强悍野蛮，打败他们并非易事，这仗打起来可能会遥遥无期；另外一种，觉得日本那么小，中国那么大，他们还能把中国吞了？那是小蛇吞大象！再说了，我们还有军队呢，没见到中国军人在闸北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吗？他们从闸北攻打虹口日军海军司令部，先锋部队一直打到了虹口汇山码头。看起来，只要我们的军人同仇敌忾，使劲儿打，日本人也不过是一只纸老虎。

后一种想法让他们在逃命路上看见了光亮，也成为他们出逃的最大理由：将吃的用的能带的都带上，千万别让战争的枪炮追上，等战事消停了，回来还继续过他们的旧日子。

福生在南火车站做小贩已快两年了，旅客人挤人推人的情形却是近些日子才见到。而他父亲不一样，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他已见识过这阵势。

那几个月，福生爹几乎发了一笔小小的“战争财”，小生意出奇地好，光顾他的旅客都是真心买主，随便问一下价钱，买



得动的当场就买了，买不动的直接走人，绝无二话。是啊，都忙着想逃命呢，哪有闲心与小贩瞎扯。所以，凭着老经验，福生爹对眼下的战事起先还很乐观，以为也会像五年前那样，打着打着就消停了；他还盘算着这次多挣下些钱，让福生和福妹都去读几年书。尤其是福生，他指望福生肚子里能有点墨水，指不定以后出息了，能做个账房先生或者干脆自己开个小店，免得长大了也像他那样，大木盘货架挂在脖子上，像挂个大木牌游街示众的犯人，还整日被车站那些司务员驱来赶去，听凶蛮的旅客恶语相向。这不是说福生爹不热爱小贩这个行当，恰恰相反，十多年干下来，他都觉得自己就是小贩的命，他喜欢这个颠来跑去却也相对自由的职业。

福生的爷爷是个孤儿，小时候流落到浦东杨家村那里，被好心的村民收留，还帮他娶了妻，眼瞧着过上了安稳小日子，却突然得了肺病。看他有气没气的样儿，媳妇就养不住了，偷着跟人跑了。

福生爷爷勉强拉扯大了福生爹，指着儿子有好日子过，没想到福生爹也得了同样的病，年纪轻轻已干不了力气活。听说在车站做个小贩不用什么大力气，福生爷爷过世后，他转着弯儿托了好几个人，才在南火车站旁几乎清一色住着小贩的棚户区里落了脚，先跟着几个老小贩在车站闯，入门之后，就自己干了。

福生爹自称大字不识俩，文不像读书人，武不像救火兵，

但凭着天生的勤勉和利索劲儿，居然很快成了一个还算成功的小贩。成功的标志就是他在棚户区娶了妻，生了一双儿女，而且把儿子也培养成了一名独立的小小贩。

说福生独立，自然不太准确，他才十来岁，福生爹怎么能放心让他的小命根子在人群里窜来窜去？真实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做生意时，福生与父亲一同站在靠近车站入口处的马路两侧，贩着几乎相同的东西却装作互不相识。这样既是为了生意，也方便福生爹照应他的宝贝儿子。为了引发旅客更多的同情，年前福生爹还叫福生带上了拖着鼻涕的妹妹——福妹，让福生看上去特别像是为生计所迫的小可怜，这也是作为资深小贩的福生爹的慧黠之处。话说回来，棚户区里的小商贩基本都这样干，要不是福生娘裹着一双小脚不方便走路，精明的福生爹说不定也会将看上去弱不禁风的福生娘培养成一名能令顾客动恻隐之心的女小贩。

这个幸福的小贩在两碗薄粥将肚腹撑得滚圆的时候，偶尔会将一条长瘦腿努力地跷到另一条上，对围坐在残破的方桌旁，用近乎崇拜的眼神望着自己的家人，颠来倒去地传授些他自悟的生意经。他说小贩的营生，讲究的就是一个“小”字。百钱取一利，这小小的一利，就是你拿东家的货给西家的客人所费的腿脚钱、汗水钱。他说人与人交往，也是你对我半斤我对你八两，讲究个公平。但你来我往的情分，如果是你欠的，还的时候就得添一点，这就是人情的利。所以啦，他得意地总结道，



不是说人情债嘛，就是人对你好，你得比人对你的好还要好，一来二去的，人情小利加起来，也就变得重重的了。

每当这时，幸福的小贩妻——福生娘就会一脸崇拜地望着丈夫，嘴上却说：“就你这小贩的小本事，还那么自高自大，小心将自大的臭毛病传给儿子哦。”

不过，这个自得其乐的小贩也有哑口无言的时候。“我们没招没惹小鬼子啊，他们为什么要来占我们河山，杀我们同胞呢？”那些天福生这样问爹的时候，这个小贩就解释不清楚了，就像这次打仗的情形全不在这个乐天知命的小贩设想中的一样。

战事爆发的这些天，眼瞧着战火越烧越大，原来的局部战争变成了全面爆发的中日战争。与1932年那会儿不同，这一次，棚户区里的小贩们也开始逃难了。原先车站里三步一小贩的景象不见了，一眼看去，整个车站也就他们几个小摊贩，生意倒是比平时要好很多。但昨天一个旅客在买了福生爹的一盒烟后，竟然丢下一句话：“还不逃命去？你们这是在拿性命赚铜钿啊！”福生在旁边听得清清楚楚，他害怕得要命。他也听大人说了，日本飞机这些天到处在扔炸弹，用机枪向平民扫射，他害怕那些飞机说不定也随时会来轰炸这里。

这一天是1937年8月28日，南火车站的旅客太多了，福生他们根本没法在原先靠近车站入口的地盘上占道经营，后撤了三百米，才勉强找到站立的地方。与他们一起的还有邻家的豆腐兄妹长根和秋娣，他们叫卖的是长根父母起早落夜做的香干、



油豆腐、豆腐千张等豆制品，与福生和他爹叫卖的香烟、花生、瓜子、粽子糖等从货铺里批发来的小零碎不一样。

跟福生兄妹差不多年纪的长根兄妹，做小贩也快两年了，两对兄妹年纪相仿，但因为福生福妹遗传了爹的大高个子，个头上高出长根兄妹一截，看上去就相对大些。

长根爹娘整天在家忙活，世上最苦的活真的是做豆腐和打铁，他们每天早上两三点钟就得起来磨豆烧浆点卤，天没亮就得做出各种豆制品。豆制品便宜，是穷人家的当家菜，棚户区邻里你一块豆腐我几块香干，大部分豆制品在家门前基本就吆喝完了。剩下的装在大竹篮里，让长根兄妹拿去车站卖。福生爹同时也接受了长根爹娘要他关照长根兄妹的托付。

那天，车站的整个气氛在福生的眼里比前两天还要阴郁。他也说不上为什么，只觉得内心特别不安。战区闸北吴淞一带离南火车站很远，但福生眼里争相离沪人流里淌着的惶恐不安，加上不远处的天空中不时有日本飞机飞过引擎发出的破锯般的声音，让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

他真的想逃。头天晚上他们一家人还说到这话题来着，那时大家围在一起喝粥，没有菜，只有一碟豆腐乳加一茶盅油盐。

看着俩孩子狼吞虎咽，一副饿煞的吃相，福生娘叹口气，说：“棚户区已经几天没人挑菜来卖了。明天我要走远点，直接上农户家看看。”她接着说：“日本人到处在轰炸，江对岸也炸得一塌糊涂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到这里了。要不，咱们也逃吧。”

“逃？逃啥地方去？”他爹放下碗，沉下脸，“咱们没地方去呢。”估计说到这个话题他心里也着急了，原先的乐观被一天重似一天的战事给耗尽了。他咳得厉害：“你也知道我爹是孤儿，在杨家村没有老屋的。江对岸那地儿现在每天落夜就被小日本轰炸，就算不炸，杨家村也早没我们住的地儿哩。”

“那，咱们去外面逃生？”福生娘小心地再次提议。

“咳咳咳，”福生爹边咳边说，“你也知我是个肺病子，干不了重活才当小贩的。你一个小脚婆，也算半个废人。福生他们还小，去外地，咋活呢？”他看看福生兄妹，侥幸心理又抬头了，说：“指不定战事过几个月就停了，像 1932 年那次一样哩。”

“但这次不一样了，他们往老百姓头上扔炸弹放枪子儿呢。”福生娘顿了顿又说，“南京路闹市区，还有浙江路，都被炸死上千人啦。这几天不光菜贩不上门了，连米也买不上了，米店老板估计都逃难去了，给你来个关门大吉。再这样下去，即使不被炸死，即使手上还有铜钲，咱们也会被饿死的。”

是啊，福生实在不想被炸死或打死，他也想说服爹逃，但福生家家穷规矩却重，一个小孩子，爹娘说话时是不能插嘴的。

下一趟开往内地的火车就要出发了，人越来越多，都往站台里挤。福生他们又被挤得往后退了几米，他的惶恐害怕也往心里又深入了几分。一旁与秋娣玩香烟画片的福妹摇着福生的手，拿黑漆漆的眼珠看着福生：“哥，我饿煞了。”福生抬眼看车站里的大钟盘，真的，都过下午两点了。他们九点多的时候

一人吃了一块番薯饼当早餐，因为心里害怕，到现在居然忘了饿。经福妹这么一提，饿就像一头昏睡在脏腑里的小狗被唤醒了，跟着惶恐和害怕一起咬他。

他从吊在福妹颈上的布包里拿出三只番薯饼，递给福妹一只，自己嘴里叼一只，还有一只想挤几步过去递给他爹，这才注意到爹正与一个赶车的客人耗上了。

按理说这种时候，客人们要么没心思理小贩，要么看上什么，随便还个价儿，生意成就成了，黄就黄了，现在居然冒出这么个特别的主儿。

那人穿着灰绸长衫，戴着圆眼镜，肩横三尺毛竹扁担，担前一只大木条箱，担后一只大包袱。只见他艰难地将担子卸在福生爹前，说要买一盒红锡包烟。福生爹讨他一角一，他嫌贵，又想换大刀牌烟，告知还是一角一，但他只拿出一角，说平时就是一角的。福生爹坚持说，如果那人只付一角，他就要打开十支一盒的烟，从中扣下一支来。

他对那人解释：市面乱，烟价涨了，他也没法子，否则赔铜钿。但是那个先生不认，他说：“这个，这个，朝不保夕，兵荒马乱的，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呢？赶紧卖完货逃难去才是正经。”

福生爹听了还是不让价，但说话仍旧客气，这也是多年小贩生涯历练出来的：“哎呀先生啊，依命好来，还能往外逃。我们可怜哩，只好在这地方等炸弹，说不定啥时候‘嘭’的一下，我就没了。”他又说：“你知道吧，这些天，货铺也大多关了门，